

傲龙麻雀配

于 席

内容简介

凭他俊美的外表再加上令人称羡的身家背景，想要拥有魔鬼般身材、天使般脸孔的美女，随便一抓都有“一大把”女人想要倒贴、巴结他，可他偏偏不争气——硬是看上这个既没“脸蛋”，又没“身材”的“平凡女”！

可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却又莫名其妙的被她“甩了”好几年，让他不仅没“发飙”，还为她“远走他乡”，现在——~~不期而遇~~遇见了“芳踪已杳”多年的她……

什么？她竟然不记得他了？！

不行！他岂是让人~~遗忘~~遗忘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龙麻雀配/于席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2

(花心情话系列.第2辑/叶雯主编)

ISBN 7-80171-080-0

I. 傲…

II. 于…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24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套

ISBN 7-80171-080-0/1·55

定价:144.00 元(全 32 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编者语

曾经，周华健的《花心》唱遍神州；曾经，《泰坦尼克号》爆棚世界票房；曾经，戴安娜的《风中之烛》全球卖断市……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爱情而狂疯的。静思下来，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

因为爱，所以爱，爱情不需要理由，爱情没人能掌握。这自古以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男女，就会有发生的情事，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有人经历了一次，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更有人屡试屡败。于是，“曾经拥有”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爱是神圣的，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然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凡人如此，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所以，“花心”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永远谈不

完的话题。像香港风流才子黎澜直抒告白：“从前的社会，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到了现代，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真的好悲惨！”——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专一的男人，世上绝少，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兼收并蓄，左拥右抱。”——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贾宝玉性格”来！

当然，我们不赞成泛爱，泛爱引致滥交，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但是，“花心”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迴避是不真实的，故《花心情话》系列推出的内容，集有古今传统、怪异、轮回转世、时光倒流等各型。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爱情故事人人会写，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而《花心情话》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是那么刻骨铭心、铤肤刺骨。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爱。

《花心情话》系列以新的格局，新的创意，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2001.11 叶 雯

第 一 章

曾经的相逢
已随时空远走
而萦绕在心头的牵挂
却始终未因距离的横阻而消褪
我早已陷入你不经心编织的诱人情网中
那么你今生惟一的归依
仅能是我

萧瑟的深冬时分，不再有令人惊叹的青葱翠绿，不再充满蓬勃盎然，枯谢的枝干，凋零的落英，没有生机，没有朝气，露出的仅是那浓厚的怅惘与愁绪！呵！空吟天凉好个冬呀！

巍峨高耸的建筑物，凭恃着自身的宏伟偌大，雄傲地霸占住街的一隅，骄昂伫立。正值上班时分的此刻，建筑物里所应呈现出来的，本该是一番寂悄静默的办公气息才是，岂料此刻竟充斥着与平日大相径庭的喧嚣与哗闹。

“凯尹，这可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喔！既可以出公差

的名义歇半天班,又可以免费享受一顿可口的料理,你……你还是确定不去吗?”口气中蕴含着难耐的兴奋与迟疑。

“不,谢了,我不去。”

“唉呀!拜托啦!凯尹,就当是陪人家去舒活舒活筋骨嘛!每天呆坐在办公室里,骨头都快给坐僵了,嗯!好像连脑袋都变得不灵光了耶!多休息总是比较好的,去嘛!”撒娇的语气之中隐含着强烈的恳求态度。

“对不起啦!茜榕,可是,我真的不想去呀!”无奈的口吻再三透露出坚定的心意,今天若没有把这 CASE 搞定的话,不仅会白白损失一笔收入,就连她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有可能毁于一旦耶!不加油可是不行的!

“凯尹太小姐,你到底清不清楚这次需要公司全体总动员去接机的,究竟是何等的大人物呀?”茜榕口气中带着的大惊小怪,凯尹早已习以为常,平常连一只在地上爬的蚂蚁都能引发她的感触良多。

“当然知道!”凯尹用力点点头,“不就是我们那位从未曾谋面的总裁大人吗?”回答得理所当然,仿佛这答案就连三岁的稚童也知道一样。

“那么除了知道他是我们的总裁大人之外,你可还了解其他有关他的背景资料?”

“我……”天哪!别又来了,凯尹无声地呐喊着。

“兰慕圣,我们最最最伟大的总裁先生,”茜榕准备

开始她的长篇大论，“总裁可是目前排名国际前十名的黄金单身汉哟！虽然他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兰氏企业惟一继承人，可是他从来就不仗恃家族的势力，今天的成就全是凭着他自己单打独斗而来的。”

茜榕故意略过了凯尹哀嚎的声音，兀自沉醉在自己精心的讲演中。

“以其做人的天资及个人对于国际经济的独特见解，英明睿智的分析，再加上抉择果断、懂得善用人才以及行事大胆的作风，短短不到几年的时间内，便将自己创设的坚思企业，由一间不见经传的无名公司，硬是推上了国际舞台，朝着跨国及多元化的经营发展。”

茜榕缓缓地吁了口气，一次讲这么多话也是挺累人的，本以为凯尹会对她的辛劳赋予相当的反应，谁知凯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双手则是持续又快速地敲打着键盘，两眼不曾飘到她身上一下。

“喂！”茜榕重重拍了桌子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实在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么忽视她呢！

凯尹颇无奈地望了茜榕一眼，“有啊！我当然是有在听你说话，可是这些内幕，我早就……”没想到“知道”二字一样没有出口的机会。

“嗯！听着就好。”这样才不枉费她讲得口沫横飞的一番苦心，“另外，嘿嘿！听说我们总裁可是长得乱帅一把的哟！”茜榕说话的同时还不忘用手肘推推凯尹，那肢

体语言及眼神,说有多暧昧就有多暧昧。

凯尹盯着茜榕夸张的动作跟表情,不禁失笑出声,“拜托唷小姐!你的国文造诣还不是普通的好耶!什么叫乱帅一把的?”

“唉呀!就是很帅、非常帅、超级帅的意思啦!”茜榕比手划脚地讲着,似乎有越来越兴奋的倾向。

“听说总裁是生得一表人才,俊逸非凡,啧啧!玉树临风的外貌,加上健壮硕长的身形,再搭配着多金的背景,还有,外界甚至谣传总裁与黑道三大帮派之一的阎啸帮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茜榕自顾自地说着,“哇!那总裁不就是跨越黑白两道了吗?好酷唷!可惜他不爱曝光,不过像这样仿佛隐身在一层神秘面纱后的男子才更有吸引力,你说对吧?”

茜榕终于说完所有自己苦心搜集来的消息,她微微喘口气,本以为这次定能赢得凯尹全神的注意,岂料凯尹仍旧只是专注在她自个儿的电脑世界中。

“凯尹!你到底有没有把心放在人家这边啦!”

“有啊!”凯尹满脸委屈地辩解道,“可是这些资讯,我早就都已经知道了呀!而且还是被迫得知的。”

“嘎?”太过分了,她也就这么一个喜欢聊聊八卦的小嗜好,竟有人连她这小小的乐趣都要剥夺。

“你不会忘记了吧?”凯尹故作讶异地惊叫着,“这阵子不知道是谁,每天都不停地在我耳边复诵这些消息

唷？”她挑了挑眉，做出个不就是你罗的表情，老实说，她真的是一点都不感兴趣，要不是茜榕，她甚至还不知道她们那位长居国外的总裁要回国考察呢！

“嘿嘿！”茜榕尴尬地干笑了两声，“我这都是为你好耶！你以为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而且……”她还来不及辩驳她的好意，突然传来了同事的叫喊声：“茜榕，该走罗！”

“嗯……好吧！”在明了她是不可能撼动凯尹的决定后，茜榕终于不甘心地放弃她的游说，“那我先走了，要是有任何最新消息，我绝对会让你第一个知道的。可别太累唷！自己要小心点，那星期一见罗！拜拜！”唉！凯尹从来就不爱这一类的聚会，要不然她们就可以结伴同行。真是……茜榕忍不住在心里直犯嘀咕。

、“你也是，别玩得太疯了，拜拜！”凯尹挥挥手，目送茜榕的离开。

大概是少了周围的纷纷嚷嚷，当凯尹自专注的工作中回过神时，早已超过了平日的下班时刻。此时整栋大楼就像被下了咒语一般，静悄得不可思议，仿佛就连最微弱的呼吸声也显吵杂。

“真是太好了，总算是能如期交件了。”凯尹盯着手上的磁盘欣喜说道。

当初会选择来这间公司上班，除了它不在乎学历，

只重视能力的制度让她心动之外,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轻松。所以在她驾轻就熟之余,她也是个善用时间的乖宝宝,换句话说,她把剩余的时间全用来应付另一份工作。

因此,在电脑界里产生了个新起之秀,自号“平凡”,专攻写程式和破解程式。由于能力不错,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可惜没人见过这一号人物,其所有的业务、接洽均在线上作业,故而这位“平凡”者究竟是男是女,也就没人知晓了。

凯尹瞄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啊……都这么晚了,她该准备踏上归途了。

虽然几年前就已经有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士替他们“荣恩孤儿院”付清了所有的贷款,不仅无条件提供“荣恩”的所有赞助,还一举买下了一大片土地以扩大院址,另外还将“荣恩”由里到外,完完全全整修了一番。

照理说来,凯尹的重担可说是完全卸除了,不过当他们行有余力之时,便决定加设安养院,让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也能有个安稳的晚年可享。所以“荣恩”现在可说是个大杂院,老老少少好不热闹。

一步出公司,凯尹便长长地吁了口气。

此时的天空早已披挂上了黑压压的布幕了。初冬时节的夜晚,有着沁凉如水、清新爽朗的空气,不仅消弭了一天的疲累,更洗濯了混沌一片的脑袋。抬手看看时

间,应该还赶得上最末一班公车,于是凯尹放慢了脚步,恣意地享受着属于这夜晚的闲散。

尚未来得及细赏今晚皎亮的月色,倒让不远处的背影吸引了她全副的注意力,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向她袭来。凯尹试图想将那些不清楚的模糊景象自脑海中晃掉。而她也无遐去分析这怪异的感觉来自何处,因为此刻各处的神经末端不断传送着危险的警讯。

“小心!危险!”伴随警告而生的动作,凯尹顺势将即将被车吻上身的男子推往邻近的幽暗巷道。

因紧急转弯而在道路上打斜的纯黑车体,“吱”的一声,尖锐地划破沉寂的黑暗,而车内驾驶者在遍寻不着目标之余,只得悻悻然地先行离开。

“你可要多加小心唷!那辆车很有可能去而复返的。”凯尹一边费心注意着街上的情形,一边不放心地叮嘱着。

“他们伤不了我的。”男子嗓音低沉浑厚的,口气中的淡漠透露出其不可一世的态度。

确定安全之后,凯尹急忙旋过身,准备提出她满腹的疑惑,“请问……”抬眸对上男子的黑瞳,就那么一瞬,她忘了自己要说的话,一张小嘴张了又开,启了又闭,硬是挤不出半个字来。

.....

她认识过他吗?为什么她会有心碎的感觉?

“你……不认得我？”压抑自持的声音，陈述的是一句肯定而非不确定的疑问。他终于又见到她了，他不可能认错人的，她的容颜始终驻足在他的脑海中，即便在这么多年之后，他仍不曾稍忘。该死！他不是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他要放弃她吗？放弃她这个不留只字片语便离他而去的女子，那么何以现在他却有一股想向全世界宣布他狂喜的冲动？

凯尹迷失在男子那两泓黝黑深邃的双瞳之中；男子的出声，迫使她不得不回过神来。

“啊！什么？你大概认错人了。”

她的直觉向来没出过错，这个男人根本不需要她的搭救，刚刚他那轻松自如、沉着应付的姿态，是高人才会有的身手。

男子沉默以对，只是那冷酷犀利的黑眸正一瞬也不瞬地瞅着她。

他是了解她的。当她露出这种表情时只代表着一件事——她说谎，她真的……不认得他了。紧抿的双唇，奋力握起的拳头，在在传达着他的忍耐。

“呃……我真的不认得你。”既然他执意要知道，那她就给他个答案，“这绝对不是你的缘故，因为我向来是很少翻阅报章杂志，电视也很少看，所以不认得你是我孤陋寡闻，跟你的名气大小一点也没关系。”她口拙地想帮对方重整自信，敢情他是把他当成某一位名人了。

男子的浓眉微微蹙拢了起来，仅是个极淡极轻的动作，凯尹自是未能察觉。

“你还是小心点好，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知为啥缘故，见到他一派冷静悠闲的模样，凯尹忍不住多嘴叮咛。“呃……我得先走了。”也不是期待他道声谢，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这股莫名的感觉从何而来，深深地再望了他一眼，凯尹这才迈开步伐，缓缓向公车站牌跑去，可是心头那难以言喻的眷恋却使她频频回首。

男子炯亮的目光紧随着女子的背影移动，渐行渐远。蓦地，他的嘴角噙上一抹笑纹，那么的浅却又极度勾人心魂。

他终于又见到她了，天知道他是耗费了多大的气力才能压抑住拥她入怀的冲动，他全身的细胞都在呐喊着，呐喊着狂喜，呐喊着要她，呐喊着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离开他？为什么会失踪这么久？为什么他始终找不到她？为什么……忘了他？

有太多说不出的为什么哽在喉中，没错，他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忘了他，就像他从不曾在她生命中出现过一般，只是……为什么？该死的为什么？

在她消失的这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会忘了他？他非要得到答案不可！

“这是帮主您要的资料。”蒋冬熙毕恭毕敬地呈上调查报告。

一阵尴尬的沉默为屋内更加增添萧寂。蒋冬熙低着头不敢直视眼前的男子。

不知为什么，自己明明就大他好几岁，可是每次见着他那有如君主般的傲气，浑身散发的冷冽酷漠，就会令他心生畏惧。

随着不停敲打桌子越来越快的速度，咚咚咚！就像是自己愈来愈猛烈的心跳，急忙咽了口口水，想咽下那令人不安的感觉，更想咽下那快跳出胸口的肝脏。

“就这些？”短短三个字，却叫蒋冬熙的颈背窜上一股凉飕飕的寒意。

“呃——是的。”蒋冬熙的手心不断沁出冷汗，他拚命压抑想夺门而出的冲动，他当然知道这份报告有欠周详。可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那能力的极限也仅能发挥至此了。

“继续把其余不足的部分补齐！你可以下去了。”

为了确定他没听错，蒋冬熙畏畏缩缩地抬起头来。

男子仍旧是一派平静的神情，只是唇际那抹冷然的酷笑似乎在暗示着……

“噢？小的马上离开。”蒋冬熙飞地往门外冲去。

屋内再度恢复原先的一片悄静。男子陷入了沉思千头万绪的疑问与理不清的迷惑，布满在心头。

他曾经以为自己将会无波无动地过完一生，没想到老天爷毕竟是眷顾他的，只消那一眼，便能重燃他熄灭已久的生命之火，虽然有着太多的疑问，至少……至少她回来了，至少他终于再次见着她了，不是吗？

虽然他仍旧对她的消失充满疑惑，甚至对她不认得他的事也摸不着头绪，不过没关系，不管她要不要过去的那些回忆，他都要和她重新开始，再也不许她离开，再也不要重回到没有她的日子。

“哈哈……”不文雅的笑声破坏了他沉思的宁静。

“虽说好奇可以杀死一只猫，可是老大，嗯……该怎么说呢？我还是十分怀疑你究竟有何本领，能让从你房间走出去的人，每个皆是脸色惨白、如丧考妣。”这位语出调侃的男子，正是阎啸帮的二盟主烈炬。进来的还有影圻和寒焰。

斯文俊美的外表轻易地就能让人卸下心防，带着笑容的阴柔媚态，就连绝艳女子也要自叹弗如，而“笑里藏刀”更是他自诩的处世原则。

未曾恼怒自己的沉思被打断，精明的双瞳投向进门的三位好友。

“听说有个平民老百姓，恰巧还是雌性同胞引起了老大的兴趣，啧啧！真是不简单耶！能在老大这许久未归的第一个夜晚便赢得了你的注意，身为兄弟的我们怎能不表示一下关心呢？对吧！影圻。”

影圻不置可否地轻挑了眉，算是回答了烈炬。

影圻有着如健美先生般的体格，加上理了个三分平头，更显出其十足的男人味，可那混合了东西方味道的深刻轮廓竟替这阳刚增添了点书生气，他正是阎嘯帮影圻盟的盟主。

“你是来这抬杠的？”外型与影圻相似的寒焰盟盟主，薄薄的唇角微微勾起，一抹冷然又残酷的笑意说明了他此刻的不耐烦。“怎么，你老婆还没能让你烦死？”

“晒！别再讲了，我又快吐了。”这可不是薄情郎的表现哟！

烈炬盟盟主疼老婆在阎嘯帮是出了名的，这一阵子在喜获麟儿之余，随着妻子越来越严重的孕吐，他这位准爸爸除了兴奋之外，也有着相当深的无力感。

因为在心疼老婆的情形下，他开始有了切身的感觉，所以每天都可听到自烈炬居传出此起彼落的呕吐声，令他不禁大叹好男人难为呀！

他可是趁着老婆睡着的时候跑出来的耶！嗯！正事还是快点办一办，早点回去陪老婆要紧。虽然他早就习惯老大那副凡事套不出半个字的冷淡性格。但无所谓！他想知道的事是没人能够阻拦的，所以，不急！不急！神色一凛，他将一大叠卷宗丢至阎嘯帮首脑面前。

“道上近来风声不断，谣传东南亚第一大毒梟将在台湾成立分支，有幸成为分支的帮派，到时将能轻松地

垄断台湾的毒品市场,从中获取的利益不可谓之不大。所以近来各帮派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而三大帮派首当其冲,不论是狼青帮、龙门帮或是咱们阎啸帮所经营的场子、舞厅、店面等,均遭到恶意的骚扰及破坏。

烈炬稍稍停了一下看看他们,唉!算了,与其期待这三位少爷的反应,还不如自己多花点唇舌吧!

“既然咱们向来是严禁毒品的,那么实在不该出现在这场利益争夺战之中,可现下阎啸帮不仅成为受害者,而且……”他刻意想卖个关子,可是看看他们,一派的冷酷,一样的淡漠。

天哪!他已经可以预测到他的未来了,总有一天他把熊熊烈焰定会被他们给闷熄的。

“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主谋者,矛头全指向了咱们阎啸帮。”烈炬有气无力地解说着。

若说烈炬是炙热滚烫,性格如火的话,那么始终而无表情的影圻便是块木头,平淡如水。而冷若冰、凝似雪的寒焰,则总能轻易酷冻人心。

至于首脑,让人无从了解起,其永远猜不透的神情,摸不透的心思,正是他一贯的作风。

四位个性迥异的男子,彼此出于相互欣赏的缘故而义结金兰,当初年少轻狂的小伙子们,就是因为看不惯黑道的横行霸道,仗着血气方刚打下了一片天地,不碰